

书帖考证与链接

——黄庭坚研究文集

吴光田 编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书帖考证与链接

黄庭坚研究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吴光田 / 著

吴光田先生从领导工作岗位退休之后转治于学，仍然清淡人生，锻炼节操。先生才思敏捷，才学朴茂，才情洋溢，其于诗文关注人生，于摄影品味时代，于书法转致情趣，是为才艺丰赡。但对吴光田先生来说，退休之后的艺术创作为一道，著书立说亦为一道。两年前，先生出版有《黄庭坚书论全辑注》，对中国书法史上颇有地位、声誉的山谷书论详加梳理、释义，备受书界欢迎。由是，先生兴趣一发而不可收，又对近年来我国山谷书学研究中的—些述之不清、理之不明之处详加考证，以去疑解惑，去伪存真，是标新于理，立异于道，由此既彰显了吴光田先生对黄氏书学的独到认识，也丰富着、推动着我国学界对黄庭坚书学的研究。

吴光田先生对黄庭坚书学的研究，很重视科学的实证方法。这使他的研究深刻化和个性化，有诸多见人未见之处。研究方法本义上也是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是实现研究目的的重要手段。吴光田先生的研究方法，既得力于他青年时代学力扎实、学业求实，也得力于他后来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善于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观人察物、论世行事，以从社会与人生的复杂关系中确立存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稳定性与变化性。这种独到的也是深刻的历史思维方式，及于黄庭坚书学研究，特别是对黄庭坚的一些尚有存疑的书帖的研究，就形成了一种以实证为特点的研究方法。即把作为研究对象的黄庭坚有疑之帖，置于一定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之下，置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心理及社会与个人的诸般关系中，佐以作品特定的艺术特征，以把握其形成的现实可能性。应该说，吴光田先生的这种研究方法，对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对书法这样的艺术特征——需要经过较长时期才能形成，同时又受直接的创作环境与现实因素作用而表现迥异的文化形式的研究，较之只注意笔法演进与艺术特征变化的研究方法，必然会有更大的



客观性、真实性和可靠性。

收在“实证篇”的十余篇考证文字中，吴光田先生对山谷特定生存条件下的创作动机、创作力量及作品的文字内容与行笔风格之间各种关系的细微存在与微妙变化，把握得很是充分、精到。由此形成的结论，在没有更多的可证资料出现的前提下，显得很有说服力。

“推理篇”的考证文字，是在逻辑关系的严格变化与发展中，把握一般规律与个别规律、一般存在与个别存在的关系，由一般存在的必然性证实个别存在的客观现实性。比如他由此得出山谷的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山谷中年时期在京任校书郎时之作等，就都是别开生面地从方法到结论，在对一种历史化的存在叙述中潜现存在的现实性。所以，考证性的文字，方法论也很重要。而这种历史主义的考证方法，其实在当前的书法考证文字中是很必要的。它会弥补单一的笔法说、特征说的认识局限性。

在“链接篇”中，吴光田先生联系到与山谷书法活动相关的一些研究课题，如对山谷书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堪为当下山谷书学研究的新识。而对山谷在当时北京任上的研究，既是在探索苏、黄之友谊，更是在揭开山谷后半生悲剧命运的序幕。至于对山谷死因之研究，吴光田先生指出“山谷之政治生命亡于党争，心理生命亡于绝望，而生理生命亡于丹药。前者为因，后者为果。”文字极为平实，但对历史文化现象的叙述，具有很大的现实震撼力。因为现实存在总是历史存在的继续。

就这样，吴光田先生把他的《书帖考证与链接——黄庭坚研究文集》一书，推向山谷书学研究也是当代书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层面。他以新的研究方法，彰显研究的新突破，也带来了书学研究的新意。其妙还在于，透过这样的理论文字，让人看到的是中世纪王朝的侧影和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坎坷道路与人生慨叹，还有隐而不言的心路历程。

吴光田先生敏行世事，畅达人生。为雅士，有雅量，存雅风。其做官了无官气，做人了无俗态。疏朗明快，潇散逸行。故其文虽属立论，亦有清爽之气；文词风格，简爽畅达。读之可明目，可醒心，可理志。书学内外之人，读来当有捧心之悦。

2010年11月

目 录

山谷书学研究的新见新述 郝吉堂/1

一 实证篇

山谷《惟清道人帖》书写年代考/3

赶赴陈留途中的一封家书

——山谷《天民知命帖》书写年代考/11

“黔中老农”写给儿子的“劝学篇”

——山谷《小子相懒书帖》书写年代考/21

山谷《苦笋赋》帖创作年代考/33

治舍督书纷纷乱 杂写两卷成一帖

——山谷《寒山子庞居士诗卷》创作年代考/41

离别之赠语 相见之心约

——山谷草书《诸上座帖》创作年代考/49

黄庭坚《山芋帖》书写年代考/61

山谷《致云夫七弟札》年代考/65

《三希堂法帖》中的“伪山谷书”/71

山谷《致立之承奉札》书写年代考/79

《五马图》耶，《观马图》耶？

——《五马图》卷及黄庭坚题跋考证/83



二 推理篇

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写作年代新探/99

往者如可作 抱被来同宿

——山谷草书《李白忆旧游诗》创作年代考/143

山谷《君宜帖》书写年代考/161

恰似少年都下梦

——山谷《花气诗帖》创作年代考/171

山谷《华严疏》书作年代考

——兼与陈志平先生商榷/179

三 链接篇

黄庭坚书学体系的“五大构成”/201

黄庭坚早期书法艺术实践初探/209

是“余少拟草书”而非“秦少游学书”

——山谷《书自草〈秋浦歌〉后》考证/219

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三辨/224

“苏黄”友谊之发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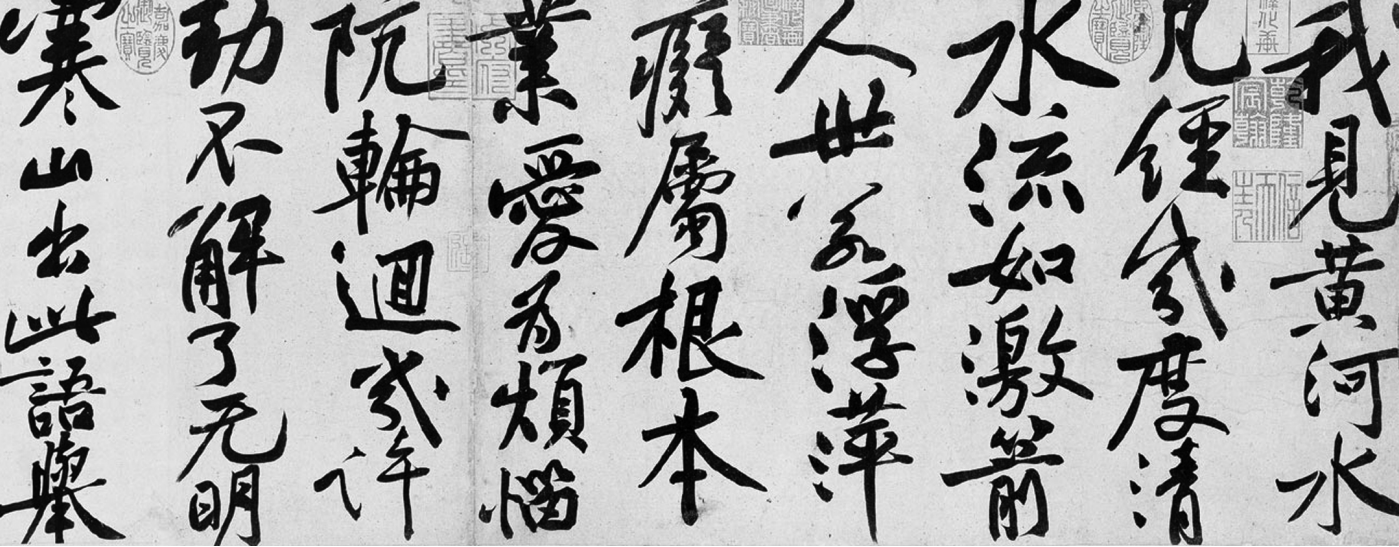
——黄庭坚在大名/237

《黄庭坚书论全辑注》后记/245

因与果

——山谷之死/249

后 记/263



实证篇

山谷 《惟清道人帖》 书写年代考

赶赴陈留途中的一封信家书

——山谷 《天民知命帖》 书写年代考

『黔中老农』写给儿子的『劝学篇』

——山谷 《小子相懒书帖》 书写年代考

山谷 《苦笋赋》 帖创作年代考

治舍督书纷纷乱 杂写两卷成一帖

——山谷 《寒山子庞居士诗卷》 创作年代考

离别之赠语 相见之心约

——山谷草书 《诸上座帖》 创作年代考

黄庭坚 《山羊帖》 书写年代考

山谷 《致云夫七弟札》 年代考

《三希堂法帖》中的『伪山谷书』

山谷 《致立之承奉札》 书写年代考

《五马图》耶，《观马图》耶？

——《五马图》卷及黄庭坚题跋考证

天覺見堅願以觀音名之
雜為

勸渠自往見

天覺果已得免

天覺留渠

想秋初即由過
造可

邀與款曲其人甚可愛敬也

者必行
善山
高
及
之
天

山谷《惟清道人帖》（以下简称《惟帖》），行书，纸本，29.3×31.8cm，凡11行，115字。钤有“项子京家珍藏”、“仪周珍藏”等印记。《平生壮观》、《墨缘汇观》等著录。《快雪堂法帖》、《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谷园摹古法帖》等收录。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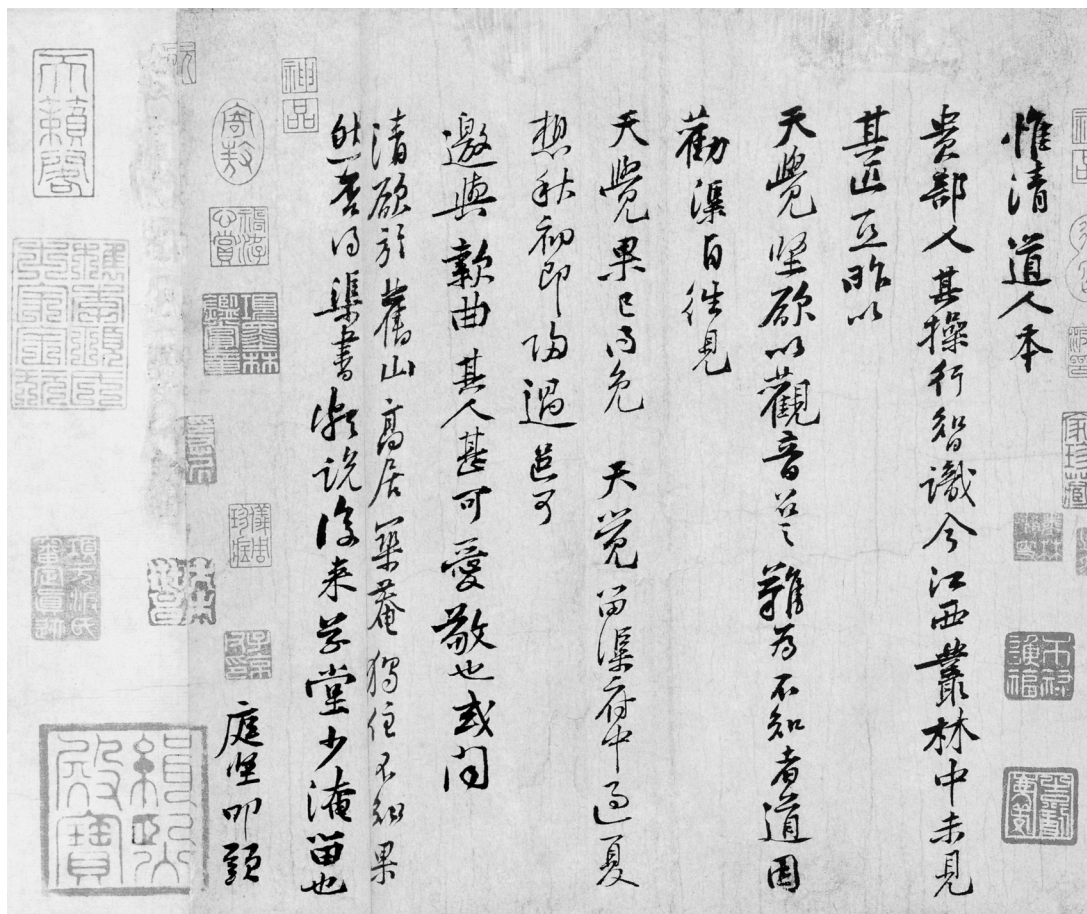
《惟帖》有名款，无年款。迄今学者考证该帖“约书于绍圣元年（1094）”（《中国书法全集·宋辽金·黄庭坚》），“约1094年”（绍圣元年）书（《中国书法家全集·黄庭坚》）。

笔者近来采取实证的方法，亦即采取把现存的有关山谷的资料与山谷人生经历结合起来这样一种回归历史的方法，对该帖书写年代进行了深入考证，确认该帖的书写时间当在元祐八年（1093）夏天。

为此，首先需要考察的是，《惟帖》本身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惟帖》全文是这样的：

惟清道人本贵部人，其操行智识，今江西丛林中未见其匹亚。昨以天觉坚欲以观音召之，难为不知者道，因劝渠自往见，天觉果已得免。天觉留渠府中过夏，想秋初即归，过邑可邀与款曲，其人甚可爱敬也。或闻清欲于旧山高居筑庵独住，不知果然否？得渠书颇说复来草堂少淹留也。庭坚叩头。

《惟清道人帖》实为后人以帖的头四个字所命名，这样做容易给人的印象似是写给惟清道人的书帖，或是惟清道人写与人的书帖。其实，这是山谷写给别人的一封信，它在《黄庭坚全集》中名曰：《与人》。此人为什么许人，是编者查不到、有意遗漏，还是不愿说明，已不得而知。不过，从该信中“贵部”、“过邑”等内容



◎《惟清道人帖》，行书，纸本，29.3×31.8cm，凡11行，115字。钤有“项子京家珍藏”、“仪周珍藏”等印记。《平生壮观》、《墨缘汇观》等著录。《快雪堂法帖》、《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谷园摹古法帖》等收录。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看，这是一位管辖着黄龙山，且与山谷等人的关系又很亲密的教派长老或地方官员。我们就姑且名之为“收信人”罢了。而帖中的“惟清道人”、“其操行智识今江西丛林中未见其匹亚”与“天觉”“留渠府中过夏，想初秋即归过邑”等“其人其事”以及同山谷之间的种种关联，则为考证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惟清道人，山谷又称之为“太平清老”、“黄龙清和尚”、“清禅师”、“云岩西堂和尚”、“清公”、“清兄”等等。他是晦堂祖心禅师的徒弟，而祖心禅师则是黄龙惠南禅师的法嗣。宋隆兴府（今江西南昌）有黄龙山，山上有黄龙寺。当年黄龙宗是佛教七宗之一。山谷元祐末期仕途多坎坷，家事多不幸，特别是他在家乡居丧期间与祖心禅师等交往频繁，并曾在寺中居住，他学佛修道得到过祖心禅师的亲自指点。山谷与惟清禅师的关系更为密切，对惟清亦很佩服。山谷在《惟帖》中说惟清“其操行智识今江西丛林中未见其匹亚”，“丛林”本指众僧聚居念佛修道的处所，后泛指寺院为“丛林”；“匹亚”，则指“相当的人”。山谷在《答李材书》中说：“太平清公盛德之士，道眼明彻。”而在《答甥师川》书中说：“太平清老，老夫之师友也，平生所见士大夫，人品未有出此公之右者。”惟清道人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山谷老家，引向了黄龙山与拜佛求道。

天觉，姓张，名商英。山谷有《送张天觉得登字》诗，《宋黄文节文全集》原注曰：“天觉，名商英。《实录》：元祐二年七月，开封府推官张商英提点河东路刑狱。公作此诗送之。”诗中：“张侯起巴渝，翼若垂天鹏。”“去国行万里，淡如云水僧。”“公家有闲日，禅窟问香灯。”此诗可以证明，山谷与天觉多年前即已相识相知，且二人均问佛修道。天觉外放后以“无尽居士”自号。但是二人的政治信念却是不尽相同的。元祐更化，是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重掌朝政，黄庭坚当时是因此入朝为官的，而张



商英则是被列为王安石亲党的，这次外放就是被排挤出京城。天觉、山谷的沉浮，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政局变化。对此下文还要具体分析。《惟帖》中说天觉对惟清道人“坚欲以观音召之”，可见他对佛的虔诚，对惟清的尊崇，大概也表明了他当时的心境与处境。此时他为何到此游历，尚待考察，但“天觉留渠府中过夏，想秋初即归过邑”的情节，进一步为了解《惟帖》的书写时间又提供了一个寻找方向，而山谷的《答陈季常书》所述事实与《惟帖》所述事实毫无疑问地联系起来，从而打开了通往既定目标的大门。

山谷《答陈季常书》说：“伏奉六月二十八日手海，审春夏来舍中须医药，今已安平为慰。承须鬓遂欲如雪，此世间公道也。山居岑蔚，粗有林泉，兄弟相与致力墓次耳。过蒙推奖，愧悚愧悚！天觉欲弭节山中，与故人会合，诚可乐。不肖哀毁之余，已成一翁。九月当从吉，且当乞一宫观养病数年，无缘追陪胜日，良以怅然。……”陈季常，名慥，号方山子，四川眉山人，隐居不仕，与苏轼、黄庭坚交往甚厚。下面，对两封信中相关联的事实进行认真分析。

据黄庭坚《年谱》（《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2371页），山谷元祐六年（1091）“六月，丁母安康君太君忧。”山谷叔父给事中黄廉《与郭明叔提举书》说：“家事不佑，六月间李氏嫂倾逝，此怀苦楚，何以堪任。诸侄已扶柩归分宁，幸蒙朝廷恩赐伏厚，感戴何已。”山谷兄弟们从京城护送母亲的灵柩，到元祐七年（1092）正月才抵达分宁（今江西修水）老家。《宋史·本传》云：“庭坚性笃孝，母病弥年，昼夜视颜色，衣不解带。及亡，庐墓下，哀毁得疾几殆。”山谷筑庐于墓旁，名之曰“永思堂”，以表对母亲永远思念之意。这与《答陈季常书》中所述“山居岑蔚，粗有林泉，兄弟相与致力墓次耳”，“不肖哀毁之余，已成一翁”等情节相吻合。

元祐八年（1093），四十九岁的山谷在家居丧，“七月，除编

修官。”“九月，服除，具奏辞免编修之命。有《辞免史院编修状》。”（《黄庭坚全集·年谱》）《答陈季常书》中说：“九月当从吉，且当乞一宫观养病数年。”“从吉”，就是脱去丧服，穿上吉服。这又与山谷年谱所载“九月，服除，具奏辞免编修之命”说的是同一回事。

上述分析说明，《答陈季常书》作于元祐八年，山谷在家守孝之时，具体月份，既然是答书，必然作于是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后；从“审春夏来”、“山居岑蔚，粗有林泉”数语，可知当在夏季；又说“九月当从吉”，则最晚当不到九月。

《答陈季常书》说：“天觉欲弭节山中，与故人会合，诚可乐。”“弭节”，表驻车意，即途中暂时驻留。弭，止；节，引车进退之节，一说为马鞭。“弭节山中”，自然是去访山居故友或丛林高僧去了，求仙问道去了。这与《惟帖》中“天觉留渠府中过夏，想初秋即归过邑”等情节相一致，而一“欲”，一“想”，则表明书写《惟帖》与书写《答陈季常书》的时间先后相差无几。

正是天觉的出现与行踪，把他、山谷、惟清、陈季常诸人联系起来，把《惟帖》、《答陈季常书》、《山谷年谱》等联系起来，而更多的、更确凿的事实，使考证《惟帖》的工作有了更开阔的视野，有了更扎实可靠的基础。可以说，惟清道人，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地理坐标”，令考证的目光确定在黄龙山，在江西；据《惟帖》、《答陈季常书》提供的“草堂”、“致力墓次”、“哀毁”等山谷的情境背景，可以确定该帖写在山谷于家乡居丧期间；据其提供的“从吉”、“服除”等事件背景，可以确定年份；而据其提供的“春夏”、“过夏”、“初秋”、“九月”等时间背景则可以确定季节或大体月份。

那么，《惟帖》是否可能作于绍圣元年（1094）呢？这需要考察当年山谷面临的政治环境和他的心境与处境，也就是看看山谷有没有必要的条件与需求。



◎ 右页图：惟清道人帖
(局部)

前面提到，元祐初年，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重新上台掌权，改革派失势，作为王安石亲党的张商英等被撵出京城，外放为官。元祐八年（1093）九月，主政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去世，十九岁的哲宗开始亲政，政局逐渐向有利于变法派方面转变。

绍圣元年（1094）年初，哲宗开始起用变法派。四月，任张商英，即天觉为右正言。正言之官，职掌对天子的讽谏。张商英请恢复神宗政事，请改年号。于是，哲宗下诏，改元祐九年（1094）为绍圣元年，表示决心继承神宗。随即任命改革派章惇为相，曾与山谷同修《神宗实录》的范祖禹因反对用章惇而被免去翰林学士职。

《神宗实录》亦被指篡改事实，哲宗命人核对重修。变法派在哲宗支持下，陆续回京入朝任要职，再度掌权，开始反击保守派，并逐步恢复新法。

同年七月，已为御史中丞的黄履、张商英等上疏，论司马光变更先朝之法，叛道逆理。哲宗追夺司马光、吕公著死后谥号，吕大防等被贬官。哲宗下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以轻重论罪，布告天下。”文彦博以下三十人，揭榜公堂。

在这种形势下，黄庭坚的处境与动静如何？绍圣元年（1094）初，五十岁的他“居乡，待辞免之命。除知宣州，又除鄂州，皆未赴。五月，到洪州（今南昌）。六月，到彭泽。六月十八日，诏于开封府界居住。七月，奉祠，因舟行向淮南。”（《年谱》）这个月，南赴英州贬所的苏轼和舟向淮南的黄庭坚在鄱阳湖畔相遇。善于审时度势的苏轼元祐八年（1093）九月已经向哲宗要求出知定州，绍圣元年四月又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知英州，未至贬所，八月再贬惠州。两位亦师亦友、身处逆境的文坛巨子，聚会三日，洒泪而别，各奔南北，遂成永诀。“九月，复过池州。十月，离分宁。十一月，至陈留供报文字。”听候审查询问。（《年谱》）十二月二十七日，哲宗以“实录院所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熙宁以来政事”，诏“（范）祖禹谪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

惟清道人本

貴部人其操行智識今江西叢林中未見
其正互所以

天覺堅忍以觀音尊
難為不知者道因
勸渠自往見

天覺果已得免
天覺留渠存中
夏
想秋初即由過
道可

邀與款曲其人甚可愛敬也或問





州安置”，“（黄）庭坚谪授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黔州（今重庆彭水）安置”。绍圣二年（1095）初，五十一岁的山谷，家亦未回，便道出尉氏，顶风冒雪，前赴黔州贬所。

以上情境说明，绍圣元年（1094），张商英回朝复官升官，已经今非昔比。他四月任右正言后，谏言不断。史书上只有这年春夏秋季留下他在京城忙碌和官场得意的身影（《中国通史·第五册》），没有也不可能有他到过江西洪州“过夏”，“弭节山中”、“初秋即归过邑”之类的事情发生。当然，也更不会有山谷、天觉、惟清道人之间的关联与共同的谈经论道。对山谷来说，绍圣元年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后身陷困境以致最终遭遇灭顶之灾的一年。山谷到处奔波，特别是这一年的五、六、七、八月份，他都在途中，尤其是六月，已经诏他到陈留接受审查，显然随后他所做都是在安顿家事。七月，与老师苏轼的会面，只能更加使他觉得仕途险恶、前景迷茫，心里备感凄怆。绍圣元年的夏秋季山谷不在家乡，自然不会在家里接待天觉，也就不会有从“草堂”发出《惟帖》那样的信札。

综上所述，在收集充分、确凿的史实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合理的论证，可以断定，山谷《惟清道人帖》确切的书写时间是宋代元祐八年（1093）夏季。山谷时年四十九岁，在家居丧。

2007年11月4日初稿

2008年5月28日定稿